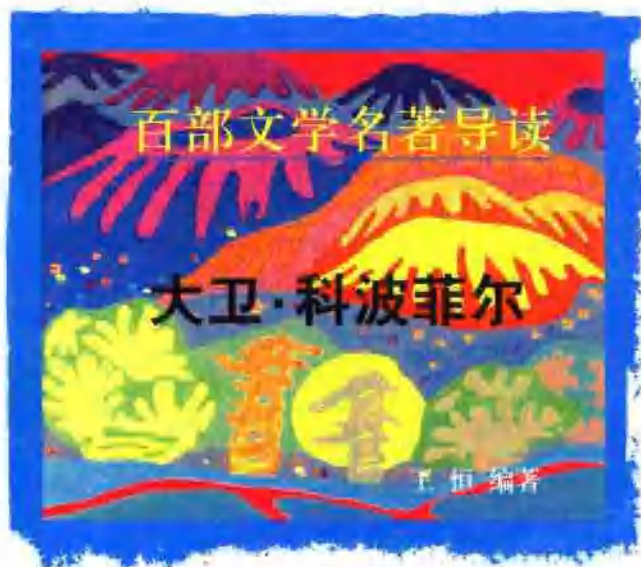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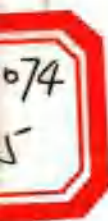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大卫·科波菲尔》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大卫·科波菲尔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29]
思想和艺术特色 [49]
精彩片断 [88]

故事梗概

在一个明朗的有风的三月的下午,日历告诉人们这一天是星期五。大卫的母亲坐在火炉旁,很怯弱,很忧愁。她的丈夫六个月前去世了,遗腹子大卫快要降生,她很怀疑自己能否度过面前这一难关。当她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望着对面窗子时,她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向花园走来。那女人摆着别人都不可能有的恶狠狠的姿态和从容不迫的样子走到门前,她没有拉门铃,而是来到大卫母亲住房的窗子那儿,把鼻尖儿使劲贴在玻璃上往屋里瞧。根据大卫父亲生前经常谈起的情况,大卫母亲有一种确信不移的预感;那是性情孤僻的贝西·特洛乌德小姐——即将出世的大卫的姨婆。贝西小姐进屋后,端详着大卫母亲克拉拉的脸蛋,突然喊叫起来:“哟,我的乖乖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呀!”当她听到这座房屋名叫“鸦巢”时,又摇着头大叫起来:“我的老天爷,房子这儿连一只乌鸦的影子都没有,却给房子取名为‘鸦巢’!”听见女佣人的名字叫“辟果提”,贝西小姐又有些气愤地把名字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野蛮人的名字。她由不得大卫母亲开口,硬说生下来的一定是女孩,而且她打算做这个女孩的教母,并给孩子取名为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可是,当天晚上,当贝西小姐听到医生说生下来的是个男孩时,她一言不发了,径自拿起帽子上紧了绳子,做了一个投石器的样子,然后又把帽子歪戴在头上,走了出来,永远没有再回来过。

大卫在母亲和女佣人辟果提的疼爱、抚养下过着快乐艰辛生活。有个摩德斯通先生看上了大卫母亲那份微薄的财产,

花言巧语骗取了她的爱情。大卫的母亲在结婚前打发大卫到辟果提的哥哥家住了一段时期。辟果提带着大卫来到了渔港雅茅斯,这片海滩上没有什么房子,只有一个黑漆漆的平底船躲在地面上,船上端伸出一个像漏斗似的铁玩意儿,显然这是烟囱,正缓缓地向外冒烟。幼小的大卫十分新奇,觉得住在这条船里,比住在《天方夜谭》中描写的阿拉丁的宫殿里还要迷人,还要富有神话色彩。辟果提先生是个善良正直的打鱼人,他们一家就住在这条破船改建的小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收养的父母双亡的侄儿海穆和外甥女爱弥丽,以及他朋友的丧妻古米治太太。小大卫和小爱弥丽两小无猜,他们常常相亲相爱地在雅茅斯的海滩上散步、玩耍、谈笑、讲故事,日子由他们去消遣。大卫告诉爱弥丽,他很喜欢她,她也说很喜欢大卫。就这样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两星期难忘的海滨生活。

大卫和辟果提回到家里,却不见母亲出来迎接,心中不禁诧异。进去一看,发现母亲已嫁给了凶狠贪婪的摩德斯通。这个黑头发、黑胡子的摩德斯通正脸色铁青,命令大卫的母亲:“沉住气,克制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大卫母亲不敢对大卫表示亲热,只是畏畏缩缩地站起来把大卫吻了吻,在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又坐下来干活儿。这使大卫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为了霸占大卫家的财产,摩德斯通和他的姐姐狼狈为奸,胁迫大卫母亲交出钥匙。大卫母亲不愿大权旁落,一再申述“咱们没结婚以前,我管家管得很不错。”但在摩德斯通姐弟的软硬兼施逼迫下,软弱的大卫母亲不得不忍气吞声,任由宰割。在摩德斯通的严酷压制下,她不久就像一朵花儿一般萎谢下去了。一次,摩德斯通又百般毒打大卫,好像不把大卫打死就不肯罢休似的。性格倔强的大卫并没有屈服,他拼命反抗,狠狠咬伤了摩德斯通的手。为了制服大卫,摩德斯通姐弟把大卫送进了伦敦一个恶棍克里古尔办的萨伦学堂。

这个学堂，实际上是个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地方。在那里，大卫受尽折磨。他的背上被人挂上一块厚纸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留神，他咬人。”同学们因此都避开他。校长克里古尔先生的脸是凶恶的，眼睛小而深陷，鼻子小得可怜，下巴却又很大，哑嗓子，说起话来前额上那几条本来就粗的青筋显得更粗，使那副本来就凶的脸更加怕人。这个校长本来是个贩卖啤酒花的商人，赔本后才来办学堂。克里古尔先生自称是一个鞑靼人，他是教师中最严厉、最残忍的；他每天像魔鬼一样挥鞭舞杖，横冲直撞，毫不留情地鞭打学生，他自己除了鞭打艺术外一无所知。开学的第一天，他拿着手杖巡视教室，绝大多数学生都挨了打。大卫也是与校长第一次见面时就被拧了耳朵，直疼得他泪流满面，暗暗骂这个恶棍为“全无心肝的煞神”。

克里古尔的助手是个木腿人，名叫屯盖，是一个执拗的野蛮人。他先前在酒料业给克里古尔帮忙时弄断了腿，又替他做过一笔不名誉的生意，因而知道他的秘密，所以才随同克里古尔先生进入教育界。屯盖把全校师生都看作他天生的敌人，他生活中唯一开心的事是冷酷和恶毒。

好在大卫有几个好朋友，才使他在学校里有些许欢乐。第一位是特拉德尔，他对大卫的那块告示牌很感兴趣，却没有疏远嘲笑大卫，相反很亲近大卫，使大卫免除了不安。他是学生中最快活、也是最悲惨的，他总是挨棍子。他心地善良，认为互相援助是学生中一种庄严的义务，因此，好几次他替别人受苦、受罚，却毫无怨言。

第二位是斯提福兹。他有俊秀的脸、卷曲的头发、潇洒的仪态，至少比大卫长六岁。他仔细盘问大卫所受的惩罚，然后发表意见：“这是一种非常的耻辱。”大卫听了非常感动。他在学校里有很高的威信，连克里古尔先生也不敢在他身上动手，因为他正跟克里古尔小姐谈恋爱，两人经常撑着阳伞，臂挽着臂，大摇

大摆地走向教堂。假如克里古尔先生惹怒了他,他敢用壁炉架上的七个半先令的墨水瓶打在他的前额上。

有一件意外的事增进了大卫和斯提福兹的友谊。斯提福兹要求大卫每晚给他讲书上的故事,尽管大卫讲得很累、很困,但这使大卫极端得意,感到很大的骄傲和满足。作为回报,斯提福兹为大卫讲解演算和练习。他还经常保护大卫,成为很有用的朋友。大卫非常崇拜他,在他眼中斯提福兹是一个具有大势力的人物。

教师中有个麦尔先生,穷得身边连半个先令也没有,鞋子破得连鞋匠都拒绝修补,不得已他将无力赡养的母亲送进济贫院。一天,克里古尔先生因病不能到校,全校弥漫着一种快乐的空气。下午,麦尔先生上课,学生们的喧哗声吵得他头疼,有些学生甚至摹仿他的穷,他的靴子,他的外衣,他的母亲,使麦尔先生忍无可忍,要求肃静。斯提福兹靠着墙笑,把手插在口袋里,麦尔先生请他坐下,斯提福兹却顶撞说:“你自己坐下吧,管你自己的事。”麦尔先生面色苍白,说:“假如你指使比你小的学生用种种方法侮辱我,你就错了。”斯提福兹反唇相讥,骂麦尔先生是一个无耻的乞丐,双方吵闹起来。克里古尔先生闻讯赶来,他青筋暴胀,恶狠狠地向麦尔先生兴师问罪,斯提福兹添油加醋说:“假如他自己不是一个乞丐,他的近亲中也有一个,所以都一样。”克里古尔先生为此解雇了麦尔先生。特拉德尔为麦尔先生的离开伤心落泪,结果挨了克里古尔一顿打。

假期来了,马车夫巴吉斯来接大卫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巴吉斯询问大卫是否向保姆辟果提传达了口讯:“巴吉斯愿意。”年少的大卫不明白,其实,这是一句求婚的话。

回到家,大卫发觉母亲抱着一个婴儿,原来是大卫的小弟弟。大卫母亲高兴地走过半个房间来迎接大卫,又是吻,又是抱,又是抚摸。辟果提也和他们抱成一团,开心得几乎发疯。当

大卫把巴吉斯的口讯转告给辟果提，辟果提羞红了脸。大卫母亲担心辟果提会离开，辟果提说：“我永远不会结婚，我要留在你这里，直到我变成一个执拗的怪癖的老婆子。”他们这种愉快的气氛并没持续多久，便被摩德斯通先生阴沉的脸所打破。摩德斯通小姐一脸的不高兴，天天在日历上划“X”，巴不得假期早早结束，让大卫滚蛋。

一天，大卫很小心地抱着婴儿，突然间摩德斯通小姐尖叫一声，向大卫扑来，把婴儿从大卫怀中抢走。她郑重地禁止大卫再以任何借口接触弟弟。

一天晚饭后，摩德斯通开始教训大卫，说大卫有熊一样孤僻的气质，他恶狠狠地说：“看出你有一种孤僻的气质，我很难过。让这样一种气质在我眼前发展开来，不用力加以改正，是我不能忍受的。你必须用力改掉它。你曾怀着你的孤僻躲进房间。当你应当在这里的时候，你却留在你的卧室里。你现在知道，我要你必须在这里，不在那里。此外，我要你在这里听话。你了解我，大卫，我一定要办到。”他像对狗一样下命令：“还有一件事，”他说道，“我看出你爱好下流的庸俗的伙伴。你不可以跟仆人们交往。你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好；厨房是不能改好你的。我不赞成你跟女管家辟果提那样的人结伴，那是要改掉的。那，大卫，你懂得我，你知道，假如你不切切实实地服从我，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大卫被迫切切实实地服从，不再退入自己的卧室，不再避到辟果提那里去，一天一天疲倦地坐在客厅中，等待夜晚和就寝的时间，这是多么无法忍受的沉闷哪！直到一天早晨，摩德斯通小姐说道：“现在最后一天完了！”于是给大卫喝了假期中最后一杯茶。临走时，大卫吻过母亲和小弟弟，心里很难过，但是并不惋惜要离开，因为他们之间的鸿沟每天都存在，每天都仿佛即将别离的样子。保存在大卫心中的，与其说是母亲的拥抱，虽然那拥抱是十分热情的，不如说是拥抱以后的情

形——在寒冷的无风的天气，她独自站在门前，用专一的神情看着大卫，怀中抱着婴儿，没有一丝头发或一个衣褶飘动。

一天，大卫在学校得到他慈爱的妈妈被折磨致死的消息，他凄凄惨惨地哭了起来，觉得他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孤儿了。他满怀悲痛回家奔丧，当得知他的小弟弟也衰弱而死，他心里的伤痕重新裂了开来。母亲的葬礼刚结束，狠心的摩德斯通姊弟立即辞退了与大卫相依为命的女仆辟果提，这样，更增添了大卫的痛苦。

为了安慰大卫，辟果提又一次把他带到雅茅斯海港，大卫在那儿和爱弥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并参加了辟果提和马车夫巴吉斯的婚礼。辟果提语重心长地对大卫说：“亲爱的大卫，不管是现在还是我年老以后，只要我活着，只要这个家还是我的，我就无时无刻不盼着你来，我要每天收拾它，像我过去收拾你那旧日的小房间一般。”大卫深为这位亲爱的老保姆的忠心、笃实所感动。大卫回家后，过着忧郁孤独的生活，迫切希望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去继续读书。但是，一天，摩德斯通把大卫叫到跟前说：“你上学也绝对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的前途就是到社会上自己去奋斗。”说完就把他交给一个商人送到伦敦一家出口公司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当时大卫刚满十岁，戴着很旧的小白帽，上面因为他母亲的故去而缠了一条黑纱；穿着一件黑短衣，一条硬绷绷的厚布棉裤——摩德斯通小姐认为这条裤子是将来对世界作战时保护腿部的坚甲，带着唯一的财产——一只小箱子，孤苦伶仃地上了车。

那家出口公司是个专门做为邮船装运葡萄酒和烈性酒买卖的公司，房屋陈旧，环境肮脏；地板和楼梯都腐烂了；地下室里，灰色大老鼠成群结队地奔跑、哄闹；吱吱地乱叫。大卫和其他童工一样，穿着槛褛的衣服，整天洗刷酒瓶，在装满酒的瓶子上贴商标，塞软木塞子，在软木塞上打烙印，然后把酒瓶装进桶

里。饥寒交迫的生活，龌龊发臭的环境，单调乏味的工作，使大卫想成为学者的理想破灭了。

这期间，大卫寄宿在密考伯先生家里。密考伯先生是个穷困潦倒、子女众多、生计困难的小职员，他自称很有才能，满脑子发财致富的计划，但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失败，弄得负债累累，债主成群。但他天真、乐观、可笑。当听到债主骂他“强盗”、“骗子”时，密考伯先生又伤心，又惭愧，有时悲愤得不能自制，竟拿起刮脸刀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可是事后不到半小时，人们就看见他哼着小调，比原先更派头十足地走出门去。密考伯太太也是能屈能伸，和密考伯先生同甘共苦，毫无怨言。大卫同情这一对落魄的好心人，常为他们出入当铺典卖破衣烂衫，换取食物。当密考伯全家因还不起债而被关进债务监狱后，大卫还经常去探望。后来，密考伯一家出狱，离开了伦敦，大卫失去了相依为命、患难之交的朋友，更加寂寞，便决心徒步逃离牢笼般的摩·格出口公司，去投奔路途遥远的、从未见过面的唯一的亲人姨婆贝西小姐。

可是，厄运接踵而至。大卫还未迈出伦敦，钱和箱子就被一个长腿青年抢走了。一路上，他只得变卖随身衣服来糊口；他又冷又饿，精疲力尽，头脑发晕，两脚磨出了血泡，还要提心吊胆害怕无业游民的毒打和勒索。为了填饱肚子，他将身上唯一的一件外衣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了一个嘴里老喊“咯噜”的老头。经过七天的徒步奔波，他终于找到了姨婆。

这时的他完全是一副小乞丐模样：头发乱蓬蓬的，帽子又扁又皱；衬衣和裤子全让汗渍、露水、青草、泥土沾得五颜六色，鞋底早已一块一块地脱落，鞋帮也都裂开；脸、脖子、手由于风吹和日晒，已经烤成紫褐色；从头到脚沾满尘沙，仿佛从一座石灰窑里出来。

他狼狈不堪地来到姨婆家，看见一个女人帽子上扎着一条

手巾,手上带着一副种园子的手套,身上披挂着一条收税人的围裙一般的口袋,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子。她看到大卫,就冲着大卫喊道:“滚开!这里不准男孩子来!”大卫轻轻地走过去说:“对不起,姨婆,我是你的外孙。”“噉,天哪!”姨婆吃惊地仰坐在花园的小径上。大卫诉说了自己的悲惨经历,大哭起来。姨婆双眼瞪着,脸上除了诧异,没有别的表情。她忽然匆匆忙忙地站起,抓住大卫的衣领,把他带进客厅。在客厅里她打开一个高橱的锁,拿出几个瓶子,把每一个瓶子里的东西倒进大卫嘴里。那都是些茴香液、鲑鱼酱、冷盘汁。看到外孙又黑又瘦,衣衫褴褛,她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楚。她收留了大卫,立即让他洗澡换衣,并写信通知摩德斯通姊弟。

摩德斯通小姐骑着驴子闯进姨婆的草地,气得姨婆在窗口摇着头,挥着拳头叫道:“滚开!你没有在那里的权利。你怎敢胡闹?滚,你这胆大妄为的东西!”她威风凛凛地赶走了驴。

摩德斯通姊弟来到贝西小姐的客厅,气氛十分紧张。摩德斯通趾高气扬地骂大卫“阴沉、忤逆、凶暴、乖戾、执拗、倔强”,是个“专爱捣蛋的坏孩子”,认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坏的孩子。他说:“我让这孩子去从事一种高尚的职业(指摩·格公司),他不喜欢那职业,逃走了,变成一个四处漂流叫化子来向你诉苦。”姨婆出于义愤反驳说:“先说那高尚的职业吧,假如他是你自己的孩子,我想,你也照样把他送进去吗?”她痛斥摩德斯通姊弟的无耻谰言,揭露了姊弟俩折磨大卫母亲的暴行:“有谁像你那样一开始那样柔顺,那样乖觉?那个可怜的、受了骗的、无知无识的孩子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一个男人,他就像是用糖做的。呸!滚你的蛋!”她坚定地宣布做大卫的保护人。从此,大卫苦尽甘来。

为了让大卫接受良好的教育,贝西姨婆亲自陪大卫去坎特伯雷找好友威克菲尔律师。律师热情地介绍大卫进史特朗博

士的学校读书,并让大卫晚上寄宿在自己家里,在那儿大卫结识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美丽女孩艾妮斯。虽然她的脸很有光泽、很快活,却有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一种宁静意味,一种安定、善良、平静的神气。当她在古老楼梯幽暗光线中转过身时,大卫联想到童年时见过的一个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那宁静而明朗的色彩。她是威克菲尔的女儿,初见面时,她身边挽着一个装零星物品的小篮子,里边盛的是钥匙,她的样子正像这古老住宅应该有的庄重细心的小管家。姨婆对于为大卫所作的安排非常满意,临行前她给了大卫最慈蔼的嘱咐和最良好的劝告:“大卫,要对得起你自己,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免除这三种罪恶,我可以永远对你怀抱希望。”大卫对律师和姨婆的恩情感激不尽,表示决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威克菲尔先生雇用了一名秘书,名叫尤利亚·希普。他有死灰色的脸,几乎没有眉毛,没有睫毛,生有红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是那么没有掩护,没有遮盖,真不知道他怎样入睡的。他双肩耸,瘦骨峻峭;穿着一套大致还好的黑衣服,戴着一条白领巾,衣领是直的;生有一双细长的瘦削的手。他总是装出谦卑的样子,卑躬屈膝,扭来扭去,令人作呕。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一个很卑贱的人”。出于对一切都怀抱友好之情,大卫同希普攀谈,分别时同他握手,但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又冷又湿又粘,触到和看到一样可怕!

有一次,希普邀大卫到家作客,名为喝茶,其实是刺探威克菲尔的资产、业务以及家庭生活,以便今后能控制威克菲尔,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正如一个幼稚的年轻的软木塞不能抵抗一双拔塞钻,也正如一个幼稚的年轻的牙不能抵抗一位牙医,也正如一个小毬子不能抵抗一双毬子板,大卫无法抵抗尤利亚和希普太太的双重进攻,他们把大卫不愿意说的、不该吐露的

事情一点一点地刺探出来。大卫厌恶透了他们。

由于大卫以前在学校里简直没学到什么知识,艰苦的童工生活更使他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考试时他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只好被安插在全校最低的一班里。但他勤奋好学,很快就赶上了其他同学,成为史特朗博士学校的优秀生。史特朗博士学校的校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教师循循善诱,尊重学生,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使学生自觉维护学校的荣誉,发愤读书。

十七岁那年,大卫毕业了。为了培养大卫的意志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为了让他“开开眼界、动动脑筋”,姨婆让他独自一人作一次短途旅行,然后再选择职业。大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史特朗博士,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被大卫称为“良师密友”的艾妮斯。途中,大卫和七年前在萨伦学堂结识的好友、阔少爷斯提福兹相逢。大卫应邀去斯提福兹家住了一星期后,两人同游雅茅斯,再次访问辟果提先生一家。

大卫和斯提福兹刚走到海滩上辟果提先生住的陆地船旁边,船里传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和掌声,原来是勤劳、纯朴的海穆和爱弥丽举行了订婚仪式。爱弥丽已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少女。海穆拉着爱弥丽的手,大声宣布了他和爱弥丽之间的真挚的爱情,爱弥丽也含羞地说出了内心的幸福。大卫尽管略有失落、略有痛苦(因为他也喜欢爱弥丽),但还是满心欢喜地祝愿海穆“快活如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围坐在火炉旁。为打消爱弥丽的羞怯,斯提福兹温和地、客气地对她说说话,巧妙地回避使她不安的事。他谈大船、小船、潮汐、鱼群,一步步地把大家引进一个迷人的圈子。小爱弥丽的眼睛整晚上都盯在他身上,听了故事,笑得特别开心,使船里充满了音乐般的声音。

斯提福兹表面上向海穆道喜,可一转身就污蔑海穆是个

很蠢的家伙，配不上爱弥丽这个迷人的小美人。他对大卫说：“她是世间最好看的小仙女。我觉得她似乎自暴自弃，我相信她可以做得更好；我断言她是生来做阔太太的”。原来，小爱弥丽从前在学校里曾说过，假如她是一个阔太太，她一定为她的舅舅做这做那，买给他这样那样的好东西。

在雅茅斯海滩上还住着一个孤独的女子，名叫马莎，她是妓女，受到全镇人的作贱。她想要学好，但这里街头巷尾人人都看不起她。她想去伦敦，到一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地方重新生活。爱弥丽非常同情她，和海穆俩人把仅余的一点钱送给了马莎。马莎感动得直哭。大卫也赞叹爱弥丽和海穆的善良。

旅行结束后，大卫和姨婆相约去伦敦会面。姨婆为了让大卫成为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幸福快乐的人，决定送大卫到斯本罗博士的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她说：“当你以一个遍体尘沙、疲于奔命的逃走的小孩的样子来见我时，我就想使你成为一个善良、懂事、快乐的人。”为此，贝西小姐付出了高达一千英镑的学费，还为大卫租了一套舒适的房间。在斯提福兹的引诱下，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大卫，就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随后又去戏院胡闹，在那儿碰见了艾妮斯。事后，大卫意识到自己的堕落，到艾妮斯处忏悔。艾妮斯提醒大卫要提防“凶神”斯提福兹，他是一个危险的朋友。艾妮斯还告诉大卫，尤利亚用狡猾阴险、无孔不入的手段抓住并利用威克菲尔先生的弱点，逐步控制和左右了威克菲尔先生，现在已步步高升，成为威克菲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艾妮斯的父亲年老糊涂，不小心陷入希普设下的罗网，为了顾全名誉，只得听任希普摆布。大卫一向厌恶希普的谄媚卑顺，听了艾妮斯的诉说，忍不住激动地喊道：“什么？尤利亚？那个卑鄙下流、谄笑的家伙，蝇营狗苟地爬得那么高！他真像一头猎犬，但为了父亲的平安，艾妮斯恳求大卫与尤利亚保持友好的态度。

不久,希普来到大卫寓所,踌躇满志地对大卫说,他不仅能够和威克菲尔先生合伙开事务所,而且想利用艾妮斯对父亲的孝敬和爱,通过挟制威克菲尔来获取艾妮斯。他恬不知耻地把艾妮斯称作“我的艾妮斯”,大卫听了怒火万丈,真想抓起火炉里红热的火箸刺穿希普,但他想起艾妮斯的请求,强忍下怒火。

斯本罗律师对大卫的勤奋学习十分赞赏,认为大卫定能在法律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卫也深深地敬爱斯本罗,经常出入他家。一天,在斯本罗博士家里,大卫遇见了刚从巴黎回来的斯本罗的女儿朵拉,刹那间大卫坠入了情网。她生有多么好的身段,多么好的面庞,多么文雅、多么变幻莫测、多么迷人的态度啊!她是一个仙女,一个西尔妩。大卫一下子成了爱的俘虏、爱的奴隶,爱得失魂落魄。在就餐时,除了朵拉,大卫不记得谁在那里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他的印象是,他把朵拉完全吞到肚子里去,有半打碟子原封不动地撤去了。她有最悦耳的小声音、最有趣的小笑容、使一个着了迷的青年成为死心塌地的奴隶的最愉快最动人的小动作。一个晴朗的早晨,大卫与朵拉在花园小径上散步,亲密地羞涩地谈着话。花园是清凉的,寂静的,只有朵拉的爱犬吉普在旁吠叫,它非常嫉妒大卫,不让大卫摸它。大卫陶醉在幸福中,幻想着写信给朵拉,爱朵拉,崇拜朵拉,想象着当朵拉与别人在一起时,依然想着大卫自己。这是人类野心的绝顶了。毫无疑问,大卫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情痴了!他们在天竺葵前徘徊,在层层叠叠的花儿和闪光的叶子前,有一顶草帽和蓝结子,大量的卷发,还有一头抱在秀美的两臂中的小黑狗——那便是朵拉和吉普。朵拉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爱笑、爱唱,成天和心爱的吉普玩耍。大卫得到女友密尔斯小姐的帮助,经常与朵拉见面、互通情书。一天早晨,大卫决定向

朵拉宣布爱情,但他仍忐忑不安,把一切想得出的令人败兴的推测加在可能会发生的一切事上。在烦恼中度过了三天之后,大卫最后不惜工本地为这目的把自己装扮起来,去朵拉家求婚。他在街上来回走了多少次,围着方场转了多少圈,终于敲了门,鼓足勇气倾诉他是怎样地爱她,没有她他一定会死掉。他滔滔不绝地说,吉普不断疯狂地叫,他说的越多,吉普叫得越凶,二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每一分钟增加发狂的程度。朵拉接受了大卫的爱,他们订了婚。

事情被斯本罗发现了,他认为女儿将来要继承他的大笔财产,不能嫁给年轻的穷见习生。于是他叫大卫来,严禁他再同朵拉见面。哪知就在第二天,斯本罗突然患急病死去。人们发现,他的业务极端紊乱,他的财产已被各项亏空吞蚀殆尽,最后只剩下一千镑财产给朵拉。大卫这次又去求婚,得到了朵拉的两个姑姑的同意。

正当大卫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之中,斯提福兹带来辟果提的丈夫巴吉斯病危的消息。大卫急忙回到雅茅斯,与这位忠厚的马车夫见了最后一面。十分意外的是,海穆突然伤心地带来了爱弥丽离家逃跑的消息和爱弥丽留下的一封信。信中说她已经跟斯提福兹一起去国外。这消息如晴天霹雳,辟果提先生痛苦地大叫:“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儿。我要去找我的爱弥丽。”“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我的外甥女儿。”大卫听了也十分震惊,想不到自己一向崇拜的、长得潇洒、漂亮的老同学斯提福兹,居然是个诱骗渔家姑娘的卑鄙龌龊的恶棍。为了爱弥丽的前途,大卫和辟果提先生一起来到斯提福兹家,要求斯提福兹的母亲同意儿子娶爱弥丽为正式的“阔太太”。但斯提福兹的母亲却认为这样的婚事“有厚门楣”,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并污蔑爱弥丽出身低贱,“没有教养,愚昧无知”。她非但不谴责儿子的卑劣行径,反面责怪爱